

一窗灯火

刘心武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一九四三年生於四川省成都市。

當過中學教師、出版社編輯、

《人民文學》雜誌主編、

編劇、小說家。

至一九九一年已在海內外

出版三十二本著作。

代表作有長篇小說

《鐘鼓樓》（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中篇小說《如意》、

《立體交叉橋》；

短篇小說《班主任》、

《我愛每一片綠葉》（分獲

一九七八、一九八九

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黑龍》；

紀實性作品《五·一九鎮壓》、

《公共汽車詠嘆調》、

《私人照相簿》；

兒童文學作品《看不見的朋友》、

《我可不怕十三歲》等。



刘心武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

一窗灯火

京新登字 124 号

一窗灯火

著 者：刘心武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内南
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印刷者：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11

字 数：201 千字

版 次：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039-551-0 / I · 233

定 价：4·9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以勃发的创作热情，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讴歌时代精神，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我社将出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该套丛书均选收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一集，每集约十五万——~~十六万字~~，面向大陆及台、港、澳、海外华人读者。

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序

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

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推算，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炼折腾，由于此，当今

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象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一些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作 者 的 话

063179

记不得那位哲人说过，人生最大的不幸便是诸事顺遂。又有一首电视剧插曲颇为流行，唱道“愿好人一路平安。”都有道理。经历坎坷和渴望幸福也许正如人生的经纬线，织出着值得自己回味也颇堪别人把玩的花纹。

这个中短篇小说集是从我 1987 年至 1991 年五年间散发在报刊上的作品中选出来的，都是头一回收入集子，与我此前已出过的十五本中短篇小说集绝无重复。近年来时有关怀我的读者来信，问我可有新小说集出版，这个集子当可使厚爱我的读者一览近五年间我的“人生纹路”。

放在首篇的《一窗灯火》，是特为广东《家庭》杂志创作的“家庭婚恋连载小说”，所以每段结尾，均有“悬念”出现。“你怎么也写起通俗小说来了？”或许会有读者这样问我。我一贯尊重通俗文学，因为它拥有数量巨大的读者群，《家庭》杂志目前发行量已突破二百万份，我很以能

通过它向二百万以上的读者提供自己的作品为荣。我力图把自己这篇“家庭婚恋小说”写得既通俗平易，又能塑造出人物，并有较丰厚的内涵。这是我近年小说创作中的新尝试。《一窗灯火》写了六段，但并没有收尾，倘读者有兴趣，我是可以使灯火继续灿然下去的。

集中的另一个中篇《永恒的微笑》，则与《一窗灯火》相映成趣，有位朋友戏称其为“学究小说”。那是一篇外国历史小说，写的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名画《蒙娜·丽莎》的情况，我力图使每个细节都有历史的、文物的、考古的依据，因此对那段历史那个国度那位人物陌生的读者读来便未免有些吃力，实在是很不通俗，尤其是嵌入其中的第4段，完全是讲史，似不合小说的规矩，但倘有不弃我的读者细心地读下去，便可发现我对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一画的心路历程自有独到的剖析（我自信是以往中外美术史家未曾提出过的），那实在也折射着我内心的某种挣扎与超越，也是我人生旅程中的印迹之一吧。

这本集子中我自己最偏爱，并且也颇得到一些友人赞赏的是中篇小说《曹叔》，发表时曾用了“鱼山”的笔名。《七舅舅》是其姊妹篇。

这个集子各篇作品题材取向、意绪色彩、使用手法、叙述方式、面对读者群体的大小，反差之大是以往那十五本集子所不具备的。这当然说明我的创作正在外力和内力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着相当明显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拥抱现实生活，透视世道人心，呼唤理解谅解，探究生命奥秘，我刘心武毕竟还是刘心武。

感谢华艺出版社，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结集的机会。感谢读者，你们的双眼汇成长河，托举着我的风帆继续前行。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于北京安定门绿叶居

作者手迹

第 3 页

站在裴菊吟家门口，也看见门从里边打开了，这本没引起她特别的注意，谁晓得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嘛，谁知她紧跟着又看见那少年朝门里举着一把钢叉，再接着便是门里一声嘶哑的“救命”，她正发愣，那少年已转过身来，并且同呆立在电梯门边的她对了一个眼，接着便慌慌张张地从楼梯口跑下去了。樊大妈到底[]，心思算她略一走神，便急按电梯的呼叫钮，待电梯门一开，她便嘱咐开电梯的姑娘：“赶紧下到负层，跟传达室的老师说，有个坏小子混进楼里来了，正在下边，手里拿着把钢叉！”后，她也顾不得把自家的茶盘子送回去，便赶到裴菊吟

见步

随

(15×16=240)

人民文学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编 委 会

主 编： 孙 波
副主编： 杜建业 金丽红
编 委： 孙 波 杜建业
 金丽红 黎 波
 曹华益



作者近照

刘心武

目 录

序.....	夏衍 (1)
作者的话.....	(4)
一窗灯火.....	(1)
白 牙.....	(60)
兔儿爷.....	(82)
难为情.....	(95)
洗 手.....	(105)
黄 伞.....	(117)
多桅帆船.....	(127)
缺 货.....	(148)
曹 叔.....	(158)
七舅舅.....	(225)
永恒的微笑.....	(273)

一窗灯火

一. 钢叉下的阴影

门铃“叮咚”作响，裴菊吟本能地过去开门。事后回想起来，几秒钟里她脑海中也翻卷过几叠浪花：是丈夫邱宗舜忘带钥匙了？那又何必按得那么急促？正当晚饭之前，会有什么客人来呢？查煤气表的？前两天不刚查过吗？……

裴菊吟把门拉开一尺，门外是一个陌生的少年，脸膛胀得通红，两只眼睛仰望着她，仿佛放射着激光光束，她顿时吓得身子一抖，双腿发软，当她发现那不期而至的少

年右手举起一把亮闪闪的钢叉，并且嘴里嚷着让她发懵的话语时，她不由得尖叫了一声：“救命——！”她没能把门撞紧，便昏倒在地。

裴菊吟的婆婆正在厨房里准备煎鱼，油都已经倒进锅里了，听见媳妇嘶声的一嚷，顾不得关上煤气灶的火门，踉踉跄跄拐出厨房，去到门厅，赶到单元门边，见媳妇瘫倚在墙边，吓得一颗长了茧子的心顿时蹦到发堵的嗓子眼，不由手脚乱颤地跪到媳妇身边，惶急地呼唤：“菊吟！菊吟！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这时单元门被推开了，进来了住同一层楼的邻居樊大妈。樊大妈正买菜回来，乘电梯到达这第九层，她从电梯里迈出来时，正巧看见一个少年站在裴菊吟家门前，也看见门从里边打开了，这本没引起她特别的注意，谁家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嘛，谁知她紧跟着又看见那少年朝门里举起一把钢叉，再接着便是门里一声嘶哑的“救命”，她正发愣，那少年又转过身来，并且同呆立在电梯门边的她对了个眼，接着便慌张地从楼梯口跑下去了。樊大妈到底见识多，心思深，她略一定神，便急按电梯的呼叫钮，待电梯门一开，她便嘱咐开电梯的姑娘：“赶紧下到底层，跟传达室的老邢说，有个坏小子混进楼里来了，正往下逃，手里拿着把钢叉！”随后，她也顾不得把自家的菜篮子送回去，便赶到裴菊吟家，先掐裴菊吟人中，再让裴菊吟婆婆端来一碗凉水，自己含上一口，朝裴菊吟脸上喷去。

以往每当夕阳的最后一抹金光从邱宗舜、裴菊吟家的

厅里缓缓敛去，窗外现出马路对面座座高楼的灿灿灯火时，便是他们小小家庭最幸福甘怡的时刻。晚餐未必多么丰盛，但总有婆婆做出的家乡菜和裴菊吟照菜谱制作的“试验品”，进餐之间必要念叨几句刚考上大学远在西北郊的女儿邱裴蕙，不知她们那个食堂又有改进没有？这个星期六该不会又去参加舞会，又闹到夜里十点多电梯停了才爬上楼来吧？

这个傍晚可糟糕透顶。邱宗舜回到家中时，发现妻子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厨房里一股浓浓的怪味——后来知道是油锅在火上差点爆出火球，邻居樊大妈急中生智把沙发上的靠垫盖了上去，再切断火门，才避免了一场火灾。而最令人惊诧莫名的是闯来过一个手持钢叉的少年。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治保委员都来了。他们不忍立即询问卧床的裴菊吟，便打开小本本，手里的笔不住挥动，一句接一句地问邱老太太，邱老太太其实也已心力交瘁，倚在沙发上只有摇头、点头的份儿。倒是樊大妈能顺畅而精确地回答一系列问题：

——那少年人大约多大年龄？什么模样？穿戴如何？

——总有十五、六岁的模样。临逃跑的时候跟我对了个眼儿。说实在的，要不是他手里提着那几个玩意儿，一脸的慌张，拔脚就往楼梯口跑，我才不会疑他哩！我还当是宗舜的侄儿外甥什么的哩！眉眼有点像哩！他穿着件时下挺时髦的新潮茄克衫，银灰的吧，裤子颜色没看清，不外是黑的深灰的青蓝的，脚上一双高腰运动鞋，白底子